



世界文化  
名人文库

SHIJIEWENHUAMINGRENWENKU

奥威尔文集

董乐山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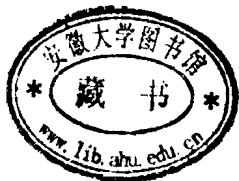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 奥威尔文集

董乐山 编

(本书除署名篇章外,均为董乐山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威尔文集/(英)奥威尔著;董乐山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4  
ISBN 7-5043-2971-1

I. 奥… II. ①奥… ②董…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  
集-英国-现代②奥威尔-传记 IV. I56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40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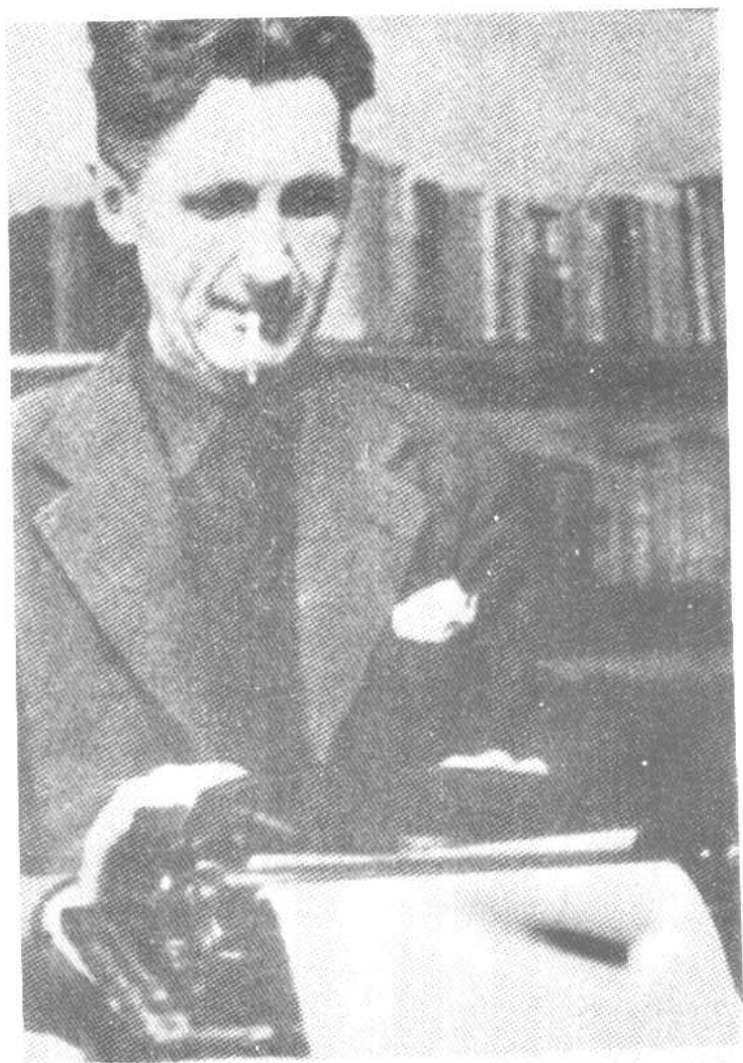
书名	奥威尔文集	规格	850×1168 毫米
作者	奥威尔	印张	12.25
编者	董乐山	开本	大 32
编辑	杜乃建	字数	268(千)
校对	张 哲	版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出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发行	书号	ISBN 7-5043-2971-1/I·409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	1—5000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定价	15.60 元

#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编委会

---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 宁 朱 虹  
李文俊 柳鸣九

执行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冯 章 白岚玲  
杜乃建 张智勇 钟晶晶



# 目 录

如此欢乐童年	1
收容所	51
绞刑	61
射象	67
书店回忆	75
西班牙战争回顾(节译)	82
我为什么要写作	90
《在巴黎和伦敦穷困潦倒 的日子》法文版序	98
《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	101
为小说辩护	107
新词	116
艺术和宣传的界线	128
文学和极权主义	134
好的蹩脚作品	139
政治与英语	杨传纬译 144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	163

写作生涯的代价	167
手稿笔记摘录	171
致罗伯特·吉劳的信	173
英国人	张禹九译 175
乍看英国	175
英国人的道德观	182
英国人的政治观	189
英国的阶级制度	195
英国语言	201
英国人的未来	208
为英国式烹调辩	218
泡一杯好茶	221
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224
甘地随想录	229
狄更斯	239
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	300
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臣	306
路德耶德·吉卜林	326
马克·吐温	344
——特许认可的弄臣	
为 P. G. 伍德豪斯辩	350
乔治·吉辛	368
附录	
我的简历	377
奥威尔年谱	380



## 如此欢乐童年

### 一

我到了圣塞浦里安学校以后不久(不是马上,而是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似乎逐渐适应学校生活的常规的时候),我就开始尿床了。我当时已经8岁了,因此这是回到了我至少在4年以前就已经不再有的习惯。

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尿床,如今是被视作很自然的事。这是离开自己的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孩子的正常反应。但是,在那时候,这被认为是这个孩子有意犯的可恶的罪行,正确的治疗就是揍一顿。对我来说,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这是犯罪。我一夜又一夜地祈祷,虔诚的程度是我以前的祈祷中从来没有的,“哦,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哦,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但是这一点也没有作用。有几夜不尿床,有几夜仍尿床。你身不由主,没有知觉,只是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床单已是湿淋淋的。

两三次以后,我受到了警告,下一次再犯就要挨揍了,不过我是以一种奇怪的迂回方式接到这警告的。一天下午,我们喝完茶鱼贯出来时,校长的妻子W太太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头上在同一位太太聊天。这位太太我不认识,只知她是那天下午到学校里



来的客人。她的样子像个男人，令人望而生畏。她身穿一套骑马的服装，或者说我当它是骑马服装。我正要离开房间时，W太太把我叫了回去，好像是把我介绍给那位客人。

W太太的外号叫“翻脸”，我这里就叫她这个名字，因为我很少是用别的名字想到她的。（不过，在正式场合，大家叫她夫人，模仿公立学校的学生这么叫他们的舍监的妻子。）她体格壮实，脸色红润，额头平坦，眉毛粗浓，眼睛深陷，神情多疑。尽管很多时候她都假装热心，用男人的口气跟大家说笑（“加把劲，老伙计”，诸如此类），甚至叫你教名而不道姓，但是她的眼睛从来没有失去过焦急的责备的神情。要面对面的看着她而不感到心虚是很难做到的，即使是在你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的时候。

“就是这个小男孩，”翻脸说，向那位陌生太太指着我，“他每天夜里尿床。要是你再尿床，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她转过来说给我听。“我会让6班来打你一顿。”

陌生太太装出极其吃惊的样子，嘴里叫道“我想该这么做！”童年时代的日常经验里常常发生想象不到的、近乎荒唐的误会，这里就是一次这样的误会。6班是一帮年纪大一些的学生，他们被认为有“胆量”，因此被选出来赋予打较小孩子的权力。我在此以前还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把“6班”一词错听为“班太太”<sup>①</sup>了。我以为指的就是这位陌生太太——我以为她的名字是叫班太太。这不像个名字，但一个小孩子在这种事情上是没有判断力的。因此，我以为要给派来打我的就是她。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奇怪，这样的一个任务竟然交给一个与学校毫无关系的偶然访客来完成。我只是推想，“班太太”大概是个喜欢打人的严厉的训导

---

① 英语“6班”是“Sixth Form”，与“Mrs. Form”（班太太）音很近，故有此误会。

主任之类的人(她的外表似乎有些证明这一点),我的脑际立刻浮现了她为此目的身穿骑装手执马鞭前来的可怖样子。我到今天还能感觉得到当时的我,一个穿着条绒束腿裤的圆脸小孩,站在那两个女人前面的羞愧得几乎要晕过去的心情。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觉得如果班太太要打我,我宁可死。但是我主要的感觉不是害怕,甚至不是怨愤,而只是羞愧,因为又多了一个人,而且是女人,知道了我这丢人的事。

稍后,我忘记了我是怎么弄清楚了不是“班太太”来负责打我。我记不得是不是就在那天夜里我又尿床了,反正我又很快尿了床。唉,那种绝望,那种在作了这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曲伤心情绪,马上又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我做的事。名叫玛格里特的脸色严峻、身材高大的女舍监到宿舍里来专门检查我的床。她揭开床单,直起腰来,那句令我担心的话似乎像一阵响雷似的从她的嘴里隆隆发出来:

“早餐后自己去向校长报告!”

“自己去报告”这几个字我在这里用了大写字母,因为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就是以大写字母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最初几年中这句话我听过多少遍。只有极少的几次这句话没有带来一顿揍。这话在我的耳朵里总有一种不祥的声音,就像发闷的鼓声或者死刑判决词一样。

我到校长那里自己去报告时,翻脸已在书房外间的发亮的长桌边上忙着什么事情了。在我走过的时候,她的不安的眼光搜索着我。在书房里,外号叫傻包的校长在等着。傻包是个有着圆圆的肩膀,样子蠢得奇怪的人,他的个儿不大,但是动作笨手笨脚,胖乎乎的脸像个生长过快的婴儿,常常挂着笑容。他当然知

道为什么把我送去见他，因此他已经从柜子里取出一条骨头把的骑马短鞭。但是作为自己去向校长报告的惩罚的一部分，你得用自己的嘴，亲口报告你所犯的过错。我说了我该说的话以后，他对我作了一番简短但是煞有介事的训话，然后抓住我的后颈，把我按着，开始用短鞭揍我。他有一边揍你一边继续训话的习惯，我还记得“你——这——脏——小子”这句话同短鞭一下一下揍下来配合着节奏。这顿揍并不痛（也许这是第一次，他揍得并不重），我出去时感到好多了。揍得不觉得痛本身是一种胜利，一部分抹去了尿床的耻辱。我甚至有失谨慎到脸上挂着微笑。有几个小孩子等在书房外室门外的过道里。

“你挨揍了吗？”

“揍得不痛。”我骄傲地说。

翻脸把什么都听到了。她的尖叫声立刻向我追来。

“过来！马上过来！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揍得不痛，”我迟迟艾艾地回答。

“你怎么敢那么说？你认为该说那样的话吗？进去，再去自己作报告！”

这次傻包动了真格。他继续揍了很长一段时间，吓坏了我，也使我感到吃惊——似乎有五分钟之久——结果打断了短鞭。骨头做的柄飞了出去，到了屋子那头。

“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他生气地说，举着断了的短鞭。

我倒在椅上，有气无力地抽噎着。我记得这是我童年时代仅有的一次给打得真的掉眼泪，而奇怪的是，我所以哭甚至不是因为痛。第二次鞭打也不是十分痛。害怕和羞愧似乎为我施了麻醉。我所以哭一部分是因为我感到这是他们期望我做的事，一部分是因为出于真诚的悔恨，但是一部分也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

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感觉。

我知道尿床(一)不好，(二)我又无法控制。第二点是我亲身体意识到的，而对于第一点我并不置疑。因此，完全可能，你犯了一件你自己也不知道已经犯了的罪过，这罪过你并不想犯，但又不能避免不犯。罪过不一定是你干的事：它可能是碰巧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并不想说，这个想法是在这个当儿，在傻包的鞭打下，突然闪过我的脑海的完全新鲜的想法：甚至在我离家之前我一定已有所察觉了，因为我的早期童年生活过的并不完全快乐。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在童年永远记住的最大教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这次双重鞭打是个转折点，因为这第一次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反正，就在我坐在傻包书房里的椅子边上抽噎，在他向我大声训斥而我甚至没有站起来的自持能力时，我有了什么是罪过、什么是蠢事、什么是软弱的概念，而这是我从来不得以前曾经感觉到过的。

一般来说，你对任何时期的记忆总是随着这一时期的逐渐离去而必然慢慢淡忘的。你不断地在学到新的事实，老的事实就必须让位于新的事实。在 20 岁的时候，我能够以现在完全不可能的准确性来写我学生时代的历史。但是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经过一段较长时间以后，你的记忆反而更加锐利了，因为你是用新的眼光来看过去，因而能够把以前毫无区别地存在于一大堆事实中的某些事实孤立出来，好像才注意到。这里有两

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记得的，但是到最近我才觉得奇怪或者有意思。一件是，第二次鞭打当时在我看来似乎是正当的合理的惩罚。挨了一顿揍，接着因为不知趣地向别人表示第一顿揍得不痛而又挨了第二顿更重的鞭打——这是十分自然的。天神们都是性好妒忌的，你交了好运就不应该声张。另一件是，我把鞭子打断视为是我的过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看到鞭子把手掉在地毯上时的感觉，一种做了一件不该做的蠢事，损坏了一件贵重东西的感觉。是我打断了它的，傻包这样告诉我，我也这样认为。这样接受罪责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保留了二三十年而从未察觉。

尿床的事就说这么多。不过还有一件事要说，那就是我不再尿床了——至少，我只又尿过一次床，又挨了一顿揍，从此之后，这毛病就停止了。因此，这个野蛮的治疗方法也许的确奏效，尽管代价很高，这一点我没有疑问。

## 二

圣塞浦里安是一所昂贵和势利的学校，当时正处在越来越势利和我认为越来越昂贵的过程之中。与它有特殊关系的公学<sup>①</sup>是哈罗公学，但是在我就读期间，越来越大比例的学生升到伊顿公学去了。他们大多数是有钱父母的孩子，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是非贵族出身的有钱人，是住在布恩茅斯或者里士满的灌木环绕的大房子里的那种人，他们有汽车，有男管家，但是没

---

<sup>①</sup> 英国的所谓公学其实是私立的贵族学校，只有贵族和富家子弟才有经济实力入学。

有乡间庄园。他们之中有少数几个异国子弟——几个南美孩子，阿根廷牛肉大王的儿子，一两个俄国人，甚至一个暹罗王子，或者有人称为王子的人。

傻包有两个野心。一是吸引贵族子弟来入学，另一个是训练学生考上几所公学的奖学金，特别是伊顿公学的奖学金。我在那里上学快结束的时候，他真的吸引到了两个有真正英国爵位的男孩来上学。我记得其中一个是个流鼻涕的小可怜虫，几乎是个缺乏天然色素的白化病患儿，视力不济的眼睛朝上翻着，长长的鼻尖上总是有一滴露珠似的鼻涕要掉下来。傻包在同第三者谈话提到他们时总是不忘他们的头衔，他们刚到的头几天他真的当面称呼他们是“某某爵爷”。不用说，有什么客人来学校给带着到处去参观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引起客人对他们的注意。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白头发的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呛了，鼻子里流出的鼻涕掉到了他的盘里，样子真难看。要是换了别的出身稍次的人，就会骂他是个肮脏的小畜牲，而马上赶出饭厅去。但是，傻包和翻脸却以“孩子毕竟是孩子”的态度一笑置之。

所有非常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加掩饰的照顾。这所学校仍有一点维多利亚时代的“私塾”味道，收有“特别寄宿生”，我后来在萨克雷<sup>①</sup>的小说中读到这种学校时就立刻看到了相似之处。有钱人家的孩子每天上午的课间有牛奶和饼干吃，每周还专门有一两次骑马课。翻脸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宠，叫他们的教名，而尤其是，他们从来不挨揍。除了南美孩子以外（因为他们的父母远在他方，不必担心），我怀疑傻包有没有揍过随便哪个父亲一年收入在二千镑以上的孩子。但有时为了学

---

<sup>①</sup> 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著有《名利场》等。

业成绩的声誉，他是愿意牺牲经济利益的。偶尔，他会作出特殊安排，大大减免收费，录取一些有可能赢得奖学金从而为学校带来声誉的学生。我自己就是根据这样的条件进圣塞浦里安的。否则，我的父母无力供给我进这样昂贵的一所学校。

我起先不知道我是减免一部分学费给录取的，到了大约 11 岁时，翻脸和傻包才开始让我明白这个事实的。我在头两三年里受的是一般的教育课程的训练；接着，到了我开始学希腊文（一般学生 8 岁开始学拉丁文，10 岁开始学希腊文）不久，我给换到奖学金班上去，在这班上，就古典学科而言，大部分是傻包自己教的。奖学金班上的学生在两三年的时间内要像圣诞节的填鹅那样无情地填大量功课。而填的又是什么功课！使有天赋的孩子的前途决定于一场他年方 12 或 13 岁的时候就参加的竞争激烈的考试，这怎么说也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看来的确有一些预备学校，送学生到伊顿、温契斯特等等公学去，并没有教他们用分数来看一切。在圣塞浦里安，整个事情是露骨地当作一种骗人把戏来准备的。你的任务就是只学那些能给考官一种你仿佛知识很渊博的印象的东西，尽可能不要让你的脑子再装别的东西。没有考试价值的学科如地理就几乎完全不予重视，而如果你是“古典班上的学生”那么数学也是不予重视的，科学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课程一概不教——它甚至可以说受到极大的鄙视，以致根本不鼓励学生对博物课哪怕有一点兴趣——甚至在课余也鼓励你只读那些着眼于“英语试卷”而选的书藉。奖学金班的主要课目拉丁文和希腊文才是重要的课目，但甚至这些课程都有意采取一种华而不实的教授方式。例如，我们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过，哪怕只有一本，希腊或拉丁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读一些短片断，它们所以被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可能被出成“即席翻译”的

试题。在我们去参加奖学金考试之前的最后一两年内，我们的时间大部分就只用在复习前几年的试卷上了。傻包有大量这样的试卷题目，得自每一所著名的公学。但是最最荒唐的还是历史课的教授。

那时候有一件无聊的事叫做哈罗历史奖，是许多预备学校都参加的年度竞赛。每年都赢这奖是圣塞浦里安的传说。我们确是可以得奖的，因为我们集中精力学习了自从设奖以来的每一份试卷，而可能出到的试题的来源并不是永远取之不尽的。它们尽是一些那种只要答一个名字或者一句引语就行了的蠢问题。谁劫掠了印度穆斯林贵妇？谁在一只敞舱船上给砍了脑袋？谁趁辉格党徒<sup>①</sup>在洗澡的时候偷走了他们的衣服？我们的几乎全部历史课教授都是这个水平。历史成了一系列没有互相关系、不可理解然而听起来总是词句铿锵响亮的重要事实，但是从来没有向我们解释过重要性何在。狄斯累利<sup>②</sup>用荣誉取得了和平。克利夫<sup>③</sup>对他的节制感到惊异。皮特<sup>④</sup>请新世界来改变旧世界的平衡。还有年代日期，和熟记的诀窍！翻脸担任高年级的历史课，对这种东西最来劲，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年代答问操练的热烈场面，热心的孩子在他们的位子上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抢着回答正确的答案，但同时对他们所答的神秘事件的意义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兴趣。

“1587年？”

---

① 英史主张自由经济的政党，为后来的自由党的前身。

② 狄斯累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现代保守党创建人。

③ 克利夫(1725—1774)，英殖民统治者，征服孟加拉后为首任印度的英国总督。

④ 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任英国首相。



“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sup>①</sup>

“1707年?”

“奥兰札布去世!”<sup>②</sup>

“1713年?”

“乌特莱希特条约!”<sup>③</sup>

“1773年?”

“波士顿倾茶案!”<sup>④</sup>

“1520年?”

“哦，夫人，请你——”

“夫人，请你让我告诉他，夫人!”

“好吧！1520年?”

“旌旗辉煌的相会地!”<sup>⑤</sup>

诸如此类等等。

但是历史和这种次要课目并不是完全不好玩的。真正伤脑筋的是“古典”课。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当时用的功比后来都要大得多，然而在那时候，你作的努力似乎永远不可能满足别人对你的要求。我们围坐在一张光洁的长桌四周，那是用一种颜色极浓的硬木做的，由傻包驱赶着我们，他又是威胁，又是劝导，有时还开开玩笑，极偶尔赞扬我们几句，但他总是驱啊，赶啊，要我们的脑子保持极端集中注意的状态，就像你用针来刺一个昏昏欲

---

① 巴黎新教徒遭大屠杀的日子。

② 奥兰札布(1658—1707)，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

③ 该条约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④ 为抗议英政府茶叶税，新英格兰殖民者伪装印第安人将三船茶叶倾入波士顿港。

⑤ 英国亨利八世和法国弗朗西斯一世在加来附近相会，因旌旗辉煌而有此称。